

後
漢
書

一
一

列傳卷第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
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

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

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

莽欲兼之故以為號

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

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

御史中丞

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

御史糾察百寮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

尚書令

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官者成帝用士人也

會同並

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

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勸之

說文

曰苛細草也
以喻類雜也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

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

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旁曰帷爾雅曰幬

謂之帳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

四年拜大司徒

司直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中興因

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

續漢書

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

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兒爲擔今江淮人

謂一石爲一擔
擔音丁濫反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

彪爲郎

東觀記曰彪官至立薨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

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

嚴君焉

周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及在鄉黨詳言

正色

詳審也

三輔以爲儀表

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

人

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

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

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

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

陵望寺門而步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

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

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

宜自輕

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

也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

輅大也君所居曰路寢車曰輅車馬

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僂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

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

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史記孔子謂門

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

五年拜光祿勳

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
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
光武臨朝

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

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

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

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

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

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

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

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以

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

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

因自

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

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

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

好施周急

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

每歲農時

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

東觀記曰載酒肴便

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

其墮嬾者恥不致丹

皆兼功自厲

嬾與嬾同音力宣反

邑聚相率以致殷

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
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
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
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絜疾
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
俠也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

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

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
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東觀記曰

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
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
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

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一千斛禹表丹領
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
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
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
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
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
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

捷之

東觀記曰丹怒捷之五十

令寄縑以祠焉

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

焉

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

稱管鮑次則王貢

史記曰管夷吾潁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

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

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張陳凶其終

蕭朱隙其末

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擊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餘於泚水之上

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

故知

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

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

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
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
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
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

夏侯尚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

王莽

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
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
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

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
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
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
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
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東觀記曰
徒跣曳柴

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

掾即謂鮑
恢司徒之

掾史也言勞苦
相過更無書信

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

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

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

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

憚煩也

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

遂拒之良

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立纁聘之遂不

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

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

期體以合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

但以行仁則於已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

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季
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

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

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

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

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

公孫弘淄川人也武

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實未殊而譽

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

良處位優重而秉甘䟽薄良妻荷薪可謂

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

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

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

真偽之迹既殊

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

偽之誚斯不偽矣

介猶介也

王丹難於交執之

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

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

武帝時徙茂陵

父鄴成哀聞為涼州刺史林少好

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

采

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

雅過於敞
見前書

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

儒

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

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為郡吏

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

冀等

逡音七倫反

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

千人遂掠取財褫奪衣服

褫解也音直紙反

拔

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

將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兵眾百萬所

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